

《学余堂诗集》中两条清初藏书家新史料

汪 桂 海

历史上，藏书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大都嗜好读书而又家资富足，为搜集到珍善秘笈，不惜挥斥巨资。通过他们对珍稀文献的收藏、校勘和刊布，许多罕见的典籍得以流传下来。今天，各大图书馆中插架琳琅的善本古籍，有相当大一部分即是历代藏书家倾心呵护的功劳。

然而，很久以来，对藏书家的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藏书家收书、抄书、藏书、校书、刻书、读书活动的资料稀少而且零散，系统的研究无从展开，藏书家们的藏书活动无以表彰。直到近代，叶昌炽有感于此，“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见有藏家故实，即裒而录之。”撰《藏书纪事诗》七卷。该书汇录了五代至清末藏书家的有关史料，成为研究中国藏书家和藏书史的开山之作。由于这方面资料搜集十分困难，叶书仍有很多缺漏。后来，王欣夫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进行了大量的纠谬补缺工作，提供了不少新材料。

尽管如此，个别藏书家的资料依然有可补充之处，某些有价值的材料至今尚未为人所注意。清人施闰章《学余堂诗集》中就有两首诗属于这方面的史料，有助于对当时著名藏书家黄虞稷、季振宜藏书活动的研究。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一号螭

斋，安徽宣城人。善诗文。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康熙年间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官至侍读。著《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别集》四卷、《遗集》六卷。其诗中有一部分属赠别题图之作，对平生所接士大夫，一一谱而传之。这些诗不仅能反映他的交游情况，而且往往有可以补充其他传记之处，颇具史料价值。他与同时代的黄虞稷、季振宜都有交往，情意深厚，因而留下了歌咏这两位大藏书家的诗篇。

一、《千顷堂藏书歌为黄俞邠作》

藏书共说须名山，黄子草堂廛市间。
山中有盗能肱筐，市上何人肯闭关。
黄子示我《藏书记》，使我太息还开颜。
天厄斯文意不测，嬴汉宋元几沾臆。
金泥玉册尽飞灰，驼负輶驰归绝域。
人间流落存残编，注疏补辑勤诸贤。
寇垒横摊作甲冑，围城拉杂供炊烟。
马牛蹂踏裹粪土，颌籀夜号哀九天。
自从八股轻六经，后生搦管登彤廷。
百家子史太琐碎，略数书名已倦听。
风俗藐书人贱卖，闻说朝鲜国偏爱。
旧家捆载救饔飧，估客收罗换珠帽。
此时丧乱渐无书，君家六万卷有余。
几度桑田变沧海，帝敕掌书守尔庐。
多君先世真卓荦，秘笈奇文靡不学。
青箱世守重哀增，排签插架无参错。
虞山宗伯为君叹，閤览高风两独难。
石仓缃帙既珍袭，手校家传还借看。
恨我将衰难夜读，瞑坐有时背灯烛。

雄吞万卷心不死，会向高斋看书目。

此诗收入《学余堂诗集》卷二十一。诗中的“黄俞邵”为黄虞稷，《藏书记》指钱谦益应黄虞稷之请而作的《黄氏千顷斋藏书记》。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邵，一字楮园，明末藏书家黄居中仲子。诸生，得到《明史》监修总裁官徐元文的举荐，入《明史》馆与修《明史》。他继承先世留下的千顷斋藏书六万余卷，自己又搜罗续增了数千卷，巍然为一代藏书大家。他还“时时借人藏本，稽其同异”（周亮工《黄母周宜人七袞寿序》）。所著《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为修《明史·艺文志》的基础。

有明一代，图书出版业发达，典籍大量刊印行世，加上长期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公私藏书规模粲然可观。但是，明末的战乱动荡，使长久积累起来的公私藏书受到严重毁坏。内阁之书、诸藩府藏、汶洛齐楚士大夫所宝，往往化为飞尘，荡为烈焰。黄虞稷藏书却躲过乱世兵火盗贼的破坏，俨然无恙，令人惊叹。钱谦益在为黄虞稷撰写的《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即反复赞叹，他说：“黄氏之书积之固难，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传不云乎：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人有千金之产，扃鐍絨滕，汲汲焉惟慢藏是惧，而况千万卷乎！”

施闰章《千顷堂藏书歌为黄俞邵作》一诗，同样是因为有感于“此时丧乱渐无书”，黄氏家藏尚“六万卷有余”的奇迹而作。“天厄斯文意不测，嬴汉宋元几沾臆。金泥玉册尽飞灰，驼负輶驰归绝域。”两句，概括性地叙说了秦汉以迄宋元，书籍遭受的多次大灾难，其结果是“人间流落存残编”。明代约二百八十年，“注疏补辑勤诸贤”。至明末，又毁亡于兵火。而从明代开始，八股取士，世俗对规定为考试范围的四书以外的众多经史子集文献典籍，又颇为轻视，多贱价作卖。“旧家捆载救饔飧，估客收罗换珠帽。”在这种情况下，黄氏父子两代能汇聚如许富赡的藏书，确实不

能不让喜好书籍的人们艳羨、咏叹。施闰章在题为《黄俞邵闻母丧南归》的诗中也曾说过黄虞稷的藏书之多：“传家书满庐，富与君山埒。”

历来的藏书家大都热衷于书籍的校勘。黄虞稷也不例外。诗云“石仓缙帙既珍袭，手校家传还借看”，即是说黄虞稷珍藏父亲传下的藏书，还借读他人藏书，亲手进行校勘。

有关黄虞稷藏书方面的记载，可检者不多。叶昌炽、王欣夫等勤力搜讨，找到了十条左右。施闰章的这首《千顷堂藏书歌为黄俞邵作》尚未引起关注，而此诗在内容上可以与其他涉及黄氏藏书的资料相互印证，为今后研究黄氏藏书活动的又一条可靠材料。

二、《赠同年季沧苇侍御》

肉食废读书，閤陋等蚁蟻。
犹言经世务，章句所不屑。
吾友柱下史，好古剧撝擷。
藏书癖宋版，列架与山埒。
蠹简愁漏遗，手自补残缺。
双烛大如椽，午夜哦未歇。
荟蕞成别编，胥抄罕停辍。
累疏言大事，触忌摧牙蘖。
一斥旋赐环，小挫气不折。
清扬旧谏臣，面陈词敢决。
天子为动容，特诏收喉舌。
岩穴有遗民，惠好肯折节。
谁无橐中金，少此方寸热。
阿兄故给谏，批鳞尤激切。
谪遣不生还，骨鲠日星揭。

安得返鲸驭，台谏俱朝列。

因君感既往，发声重呜咽。

此诗收入《学余堂诗集》卷十。诗中的季沧苇即季振宜。

季振宜（1630—？），字诒兮，号沧苇，清泰兴（今属江苏）人。顺治四年进士（施润章顺治六年登第，与季振宜并非同榜，诗中称季振宜为“同年”，当因施氏与季振宜的兄长季开生为同榜进士之故）。授浙江兰溪知县。后为刑部主事，迁户部员外郎、郎中。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

季振宜是清初很有名气的一位藏书家。他在藏书史上引人瞩目的原因是曾经收藏了大量版刻精良的宋元版书。他的藏书继承了钱曾的珍藏秘本，构成清代藏书源流的重要环节。

关于季振宜的藏书活动，现存史料极少。《清史稿》卷二四四《季开生传》之后，附有季振宜的传记，但讲的基本上是他的仕途情况，对于他作为藏书家的一面，只字未提，反映了旧史书所固有的局限性。今天，人们研究季氏藏书所依据的主要是几种官、私书目中的寥寥数语。因其文字不多，抄录于此：

《天禄琳琅》：“《毛诗》二十卷，季振宜藏书，有‘宋本’椭圆印。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扬州泰兴人。顺治丁亥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

钱曾《读书敏求记·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余幸遇此《韵》，得觐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亦天公怜予佞宋之癖，假手沧苇，以破予之惑。”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毛诗传笺残本》：“昔人聚书，不妨兼收并蓄，故得成大藏书家。余力万不逮季氏之

一，而好实同之。”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王子安集》：“己巳中秋前五日，晨起，有书友吴立方候于门，携书一包，云从乍浦韩家得来者。书皆可观。其中宋刻最精良为《贤良进卷》，系季振宜藏书。惜止四卷，目后已遭剗改。合诸沧苇《延令宋版书目》所云八卷，已佚半矣。”

陆心源《宋槧婺州九经跋》：“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建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

此外，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王豫《江苏诗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等书也有所提及，但所言较此并不更为详细，故不作征引。这几条记载季振宜收藏善本书籍活动的材料，是今人研究季振宜藏书时常引用的。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藏书家季振宜，是一个简单轮廓：他财力较雄厚，对善本书兼收并蓄；他和同时代的另一位藏书家钱曾一样，也有“佞宋”之癖，而且其藏书有一部分来自钱曾；在其藏书中有旋风装的吴彩鸾书《切韵》，十分珍贵；《季沧苇藏书目》，记录下了他辉煌一时的藏书；他的藏书后来星散，分别归入天禄琳琅和怡府，以及其他入手中。

对于季振宜这样的大藏书家而言，有关其藏书活动的记载只有这么简单的几条，未免太少了，限制了人们对他具体、深入地研究、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任何新的史料，都是值得重视的。《赠同年季沧苇侍御》即是这样一条难得的材料。

这首诗用文学语言，从两个方面描写了季振宜。

诗的后半部分称赞季氏在朝中为官勇于直谏，与他的兄长季开生皆为骨鲠之臣。施氏的这一赞赏与《清史稿》的记载相吻合，并非夸饰之词，是可信的。

诗的前半部分则较准确的反映了季振宜作为藏书家的一面。“好古剧撝撝”，谓季振宜喜好收藏古书，兼收并蓄。“藏书癖宋版，

列架与山埒”，谓季振宜癖好宋版书，藏书富贍，多如丘山。这两句诗所言与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及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毛诗传笺残本》提到的情况相符合，足见这是季氏藏书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赠同年季沧苇侍御》诗的史料价值还不在于此，而在下面的几句：“蠹简愁漏遗，手自补残缺。双烛大如椽，午夜哦未歇。荟蕞成别编，胥抄罕停辍。”这几句诗紧接前两句，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又从三个方面叙说了这位著名的藏书家：

一、他自己收藏古书中有破损缺失的，皆亲手为之修补，并加以抄配，说明一位藏书家对书籍的真心爱护；

二、他不仅仅是收藏书籍，而且勤奋阅读，乃至秉烛吟哦到午夜尚不歇息；

三、他还延请或雇佣了一批文人和抄写人员，利用所藏书籍，汇纂资料，另成新编。

这里所反映的季振宜的藏书活动，是其他记载未曾见到的。它向后人展示了这位著名藏书家护书、读书和编书的活动，使我们对季振宜更多了一层认识。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善本部